

228567

永樂大典

卷〇三九九 人字

卷〇三〇〇〇 人字

卷〇三〇〇一 人字



四十

72
00
T.4

重錄院狀官傅正高

學士呂鑑

分校官編修臣王希烈

書寫儒士臣范頌

圖點監生臣叔河

主梓世良

永樂大典卷之三十一

九真

人

風土主人

爾雅太平之人仁未至日所出為太平丹穴之人智
非齊州以南載日為太公太蒙之人信西至日所入

為太蒙崆峒之人武張華博物志東方少陽日月所出山谷清其人佼好
西方少陰日月所入其土竊冥其人高鼻深目多毛南方太陽土下水淺
其人大口多傲北方太陰土平廣深其人廣面縮頸中央四折風雨交山
谷峻其人端正南越巢居北朔穴居避寒暑也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
人食陸畜食水產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臊也食陸畜者豺虎
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膻然有山者採有水者漁山氣多男澤氣多女平
衍氣仁高凌氣犯叢林氣雙故擇其所居居在高中之平下中之高則產
好人趙善璠目擊編杜正獻公衍越州人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褊急
易動柔喘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
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兩浙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

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端慤。他日樹立。當為幹曲之顯。切勿少枉。為時上下也。朱子語錄錄先生因論揚書。謂江南人氣龐勁。而少細膩。浙人氣和平。而力積。皆其所偏也。浙中人大率以不生事無猜為知體。先生謂便是枉尺直尋。如此風俗議論。至十年國家事。都無人作矣。常人以便丈小人。以容奸。如此風大害事。朱子語類林澤之曰。上四州人輕揚。不似下四州人。先生曰。下四州人較厚。潮陽士人覺厚。然亦陋。朱子語類上州人較厚。莆人多詐。淳朴無偽者。陳魏公而已。美州溫革瑣碎錄。堅土人剛。弱土人肥。墟土人大。沙土人細。豐土人美。耗土人醜。北人胡鼻者多慧。今南人面凹者多慧。南北之相近也。如此川人好服丹。蓋西北方土厚。人稟氣盛。可勝丹。不為所近。南方魚鹽陰濕之地。非宜服之大藥。脾惡濕。腎惡燥。久服損腎。其害尤大。許魯齋語錄。佞言近山人。善近水人。惡有此理。蓋水性隱伏沉溺。坎險之象。人狹之。便能害人。山之性安靜有常。恒久不變。艮止之象。人觀玩居其間。故情性亦如此。

人物

性理字義。人物之生。不出乎陰陽五行之氣。本只是一氣。分來有陰陽。陰陽又分來為五行。二與五則管分合運行。便有參差。

不齊。有清有濁。有厚有薄。且以人物合論。同是一氣。但人得氣之正。物得氣之偏。人得氣之通。物得氣之塞。且如人形骸却與天地相應。頭圓居上。象天。足方居下。象地。北極為天中央。却在北。故人百會穴在頂心。却向後。日月來往。只在天之南。故人之兩眼皆在前。海鹹水所歸在南之下。故人之小便亦在前下。此所以為得氣之正。如物則禽獸頭橫。植物頭向下。枝葉却在上。此皆得氣之偏處。人氣通明。物氣壅塞。人得五行之秀。故為萬物之靈。物氣塞而不通。如火煙鬱在裏許。所以理義皆不通。人物志未精。欲深微質。欲懿重。志欲弘大。心欲謙小。精微所以入神妙也。蓋則天神懿重所以崇德宇也。蓋則人身志大所以堪任物也。小則不修小心所以慎咎悔也。大則必由此論之。小心而志大者。豪傑之俊也。心大而志小者。傲蕩之類也。心小而志大者。拘悞之人也。南郭新書。鄭仁表。廟之次子。自謂門地人物文章具美。常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黃仁日抄。楊龜山云。諸葛亮李靖之兵。不務僥倖。陸宣公當撥攘之際。說君未嘗用數。馬周言事。每聞人主一線路。終不如魏證之正。沈明遠寓閩。晉明帝問謝鯤。若何如庾亮。鯤曰。端委廟堂。使百僚準則。臣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問鯢。若何如庾亮。鯢曰。蕭條方外。亮不如臣。從容廊廟。臣不如亮。

顧邵問龐統曰。子名知人。吾與子孰愈。士元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略。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有人論阮裕曰。骨氣不及右軍。簡秀不如真長。體潤不如仲祖。恩致不如淵源。而兼有諸人之美。孫興公論劉真長曰。清蔚簡令。王仲祖曰。溫潤恬和。桓溫曰。高爽邁出。謝仁祖曰。清易令達。阮思曠曰。弘潤通長。袁羊曰。洮洮清便。殷洪遠曰。連有致思。若下官才能。所經悉不如諸賢。然以不才。時復託懷玄勝。達詠老莊。蕭條高寄。不與時務經懷。自謂此心。無所與讓。庾道季云。思理倫和。吾愧康伯。志力強正。吾愧文度。自此以還。吾皆百之甚矣。晉人之好品藻人物。而高自標致也。吾夫子所謂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者。諸子之謂乎。蓋其端起於東漢之末。甘陵南北部三君八俊之流。造為語言以相名目。其弊至於黨與相攻。訖成禍亂。不可不戒其初也。唐書王珪輔政。帝以珪善人物。且知言。因謂曰。卿標鑒通暗。為朕言房玄齡等材。且自謂孰與諸子。賢珪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兼資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靖。教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彥博。濟繁治劇。衆務必舉。臣不如甯。以諫諍為心。耻君不及堯舜。臣不如微。至激濁揚清。疾惡好善。臣於數子。有一日之長。帝稱善。而玄齡等亦以為盡己所長。謂之確論。野客叢書抑揚。

人物固自有體。唐史贊韓愈則曰自視司馬遷揚雄班固以下不論也。退之評柳子厚大則曰其文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崔蔡不足多也。不過如此。李陽冰作李白集序曰自三代以後風騷以來驅馳屈宋鞭撻揚馬千載獨步。惟公一人。楊馬何罪而至鞭撻哉。斯可謂不善品藻人物矣。宣城志曾子宣嘉祐三年戊戌二月赴宣州司戶。其後久權宣城縣事。故有宣城縣字假山詩。是時孫錫學士為郡守巨源隨侍。李公揮錢純老居幕府。孫莘老為太平令。李資深為涇縣令。林子中梁況之為宣城南陵簿。李獻甫為糾。王平甫為客。時人以謂錢思公在洛。人物之盛無以過也。朱子語類錄品藻人物須是先看他箇大規模。然後看得好處與不好處。好處多與少。不好處多與少。又看某長某短。某有某無。所長所有底是緊要與不緊要。所短所無底是緊要與不緊要。如此互將來品藻。方定得他分數優劣。張南軒語錄先生問江西年來監司如何。某以趙子直對。云其入好善。問江西人物如何。某以李德達黃世永對。先生云二公却理會得。只此亦不是。大丈夫對云。前此吾學中未有人怪他也。未得先生嘗警德達以知者過之之說。先生云說知者過之也未得。五峰云過江來如趙丞相做得五分宰相。若充之以學。須做成十分。孔平仲雜說嶺南郡縣近世人物

為少。後漢陳元。梧州人。蔡倫。桂州人。唐馮盎。高州人。以南粵降。高祖封為越國公。張九齡。韶州人。姜公輔。愛州人。北夢瑣言。相國劉公。騰其先諱景。

連州人。趙觀文。桂州小一。

本有梓字。軍也。狀元及第。

人道

替隅子戰克篇。孝感鬼神。仁被禽獸。誠動天地。信著金石。此四者。備人道之極也。抱朴子內篇對俗卷。人道當食甘旨。服輕暖。

通陰陽。處官秩。耳自聰明。骨節堅強。顏色悅澤。老而不衰。延年久視。出處任意。寒溫風濕。不能傷。鬼神衆精。不能犯。五兵百毒。不能中。憂喜毀譽。不為累。乃為貴耳。若委棄妻子。獨處山澤。邈然斷絕人理。塊然與木石為隣。不足多也。潤泉日記。自強不息。人道也。非禮勿履。君子之事也。獨立不懼。功用也。敬齋說。冠婚。人道之始也。喪祭。人道之終也。四事具。則人道全矣。猶四支具。則人體全也。四事之中。或聞一焉。是之為三。支之民。或聞二焉。是之為半。體之民。至聞其三。是為匪民。匪民。則禽犢矣。而今也。乃有四支併聞者。父兄妻子。復相與群而民之。則是明目張膽。以人彘相畜也。人而至於人彘相畜也。以客客而死。其諸猶勝於帖帖而生乎。劉義通言。人道。人道之交。以誠信。誠信不磨。非惟自成。亦足成人。詐偽無據。非惟自

敗亦足敗人。待人以誠。蓋有生之不以爲恩。綏之不以爲恩者。誠則公。公則天也。待人以偽。蓋有生之而疑其市恩。殺之而疑其復恩者。偽則私。私則人莫之信也。愛己者。愛人輕己者。能殺人。古者忠以責己。恕以待人。今人待己以恕。責人以忠。幾諫父子之恩也。揚于外則離。責善朋友之信也。語諸人則疑。獻賢君臣之義也。播諸國則辱。人能無以虛言受實禍。無以小利招大辱。其度越於人遠矣。聞譽而喜。必妄譽人。聞毀而怒。必妄毀人。不苟喜怒。斯不妄毀譽。陵貧者。諛富。傲賤者。諂貴。不陵不傲。斯不諛諂。面然背否。妾婦之道。忠告善道。聖賢之徒。妾婦之道。謂人之忌嫉。猶乃心也。故常以人之不避語人。聽其言者。有好焉。有惡焉。觀其所好惡。則聽之邪正可知矣。人心險夷。不難知也。處家終身。莫知其人。同途一日。可卜其素。同體而後已。同位而先人。同名不忌。同患不避。故雖小物。必辯義利。循是者。君子。反是者。小人。惟大姦大佞。未可立談判。爾。小人之交。以利。平時相親。不啻父子。一旦相噬。不啻狗彘。君子之交。以義。平時講切水大異。齊臨難死節。并殫相濟。善哉。司馬公之言曰。覆王氏必惠卿也。信然。博戲之交。不日飲食之交。不月。勢利之交。不年。惟道義之交。可以終身。與君子居。不存形迹可也。與小人居。勿事形迹可乎哉。密近君子。如濯清泉。所染未

必變。審近小人。如失足於污澤。所漸何易深耶。白受污易。污反白難。自君子為小人易。自小人為君子難也。幾哉危哉。朋友之深交。其可忽哉。端士深交。如入室堂。坐卧履止。久而愈通。邪佞深交。如涉溪谷。一跌之頃。即致顛覆。擇交之始。勿謂端士無益而速之。速則狎。狎則無以立。勿謂邪佞無傷而狎之。狎則深。深則易以陷。失交凡民。飲食以為階。失交凡士。言語以為階。知其凡而不交上。也。既交而失。有犯不校。猶不失其為智。必屑屑然辯是非。則身亦凡矣。天下之至易惑者。小人。至易恩者。亦小人。簞食豆羹。足以得其歡心。摩拂養足。以得其死力。一語不辯。乾餼以愆。則失德矣。若夫君子。則不然。大則行其道。小則盡其才。恩所知而已。己。大馬蓄飯。萬鍾養軻。則逝矣。韓淮陰酈泣涕者。為婦人之仁。而復念念乎解衣犒食之賜。英九江梅怒踞洗之辱。而大喜張御之豐。卑矣哉。烏得不為狗彘也哉。是故待君子則以禮。結小人則以恩。小人好用巧心。以愚君子。彼自樂其計之得也。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君子靜以待之。如觀優戲。一笑可也。一或為之動搖。則駸駸入機穽矣。小人好以小利汚君子。容有受其汚者。君子以大義責小人。未有能受其責者也。受汚則見制。不受責則反見害矣。暗前中人。其深次骨。人之患之。亦必次骨。以其掩人所不備也。兩

軍對壘。剋日乃戰。鳴鏑交馳。負不悉勝。罪不在人。責在己也。故君子之於人。人以其陰傾。不如顯責。君子之履世也。泛應而主誠。致曲而達道。富貴近人。人以為謙。貧賤近人。人以為譏。故富貴宜自下。貧賤宜自守。自下者人愛之。自守者人敬之。將忘其恩。必故讎之。將背其言。必故尤之。是友也。古之所謂不學。今之所謂口詩書而行市人者也。虎狼之澤。安得麒麟而友之。鷹鷂之林。安得鸞鳳而友之。惟不待之以虎狼。鷹鷂而待之以人道。庶乎可以自存爾。祭祀必立尸。講學必立師。敬尸敬其先也。尊師尊其道也。不敬其先。非孝尸何與焉。不尊其道。非賢師何與焉。或曰。近世何師道之不立耶。曰。古者師道德漢親。以來師經學。隋唐而降。所師者場屋之文而已。宜乎師道之不立也。

人品

史子朴語人之品有四。善馬者上也。惡馬者下也。善馬而不見其善之迹。愈上矣。惡馬而不見其惡之形。愈下矣。性理字學若就人品類論。則上天所賦皆一般。而人隨其所值又各有清濁厚薄之不同。如聖人得氣至清。所以合下便能生知。賦質至粹。所以合下便能安行。如堯舜既得其至清至粹。為聰明神聖。又得氣之清高。而豐厚。所以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至於事國皆百餘歲。是又得氣之最長者。如夫子亦得至

清至粹。合下便生知要行。然天地大氣到那時已衰微了。所以夫子稟得不高不厚。止栖栖為一疎人。而所得之氣又不甚長。止僅得中壽七十餘歲。不如堯舜之高。自聖人而人各有分數。顏子亦清明純粹。亞於聖人。只緣得氣不長。所以夭死。大抵得氣之清者不隔蔽。那理義便呈露昭著。如銀盞中滿貯清水。自透見盞底銀花。子甚分明。若未嘗有水。照賢人得清氣多而濁氣少。清中微有雜渣滓在。未便能昏蔽得他。所以聰明也。易開發。自大賢而下。或清濁相半。或清底少濁底多。昏蔽得厚了。如盞底銀花子看不見。欲見得須十分加澄治之功。若能力學也。醇變化氣質。轉昏為明。有一般人稟氣清明。於理義上儘看得出。而行為不篤。不能承載得道理。多雜說講去。是又賦質不粹。此如井泉甚清。貯在銀盞裏面。亦透底清徹。但泉脉從淤土惡木根中穿過來。味不純甘。以之煮白米則成赤飯。煎白水則成赤湯。烹茶則酸澁。是有惡味夾雜了。又有一般人。生下來於世味一切簡淡。所為甚純正。但與說到道理處。全發不來。是又賦質純粹而稟氣不清。此好井泉脉味純甘。純佳而有泥土渾濁了。終不透瑩。如好公恭儉力行。篤信如古。是甚次第正大資質。只緣少那至清之氣。識見不高。明。二程屢將理義發他。一向偏執固滯。更發不止。甚為二程所不滿。又有

一般人甚好說道理。只是執拗。自立一家意見。是稟氣清中。被一條戾氣來衝拗了。如泉出來甚清。却被一條別水橫衝破了。及或遭曉巖石頭橫截。衝激不帖順去。反成險惡之源。看來人生氣稟。是有多少般樣。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萬。不可以一律齊。畢竟清明純粹。恰好底極。為難得。所以聖賢少。而愚不肖者多。孔子家語。人有五儀。有庸人。有士人。有君子。有賢人。有聖人。審此五者。則道理畢矣。文子續義中。黃子者。古之真人。燬其言曰。人有五位。位各五等。合之凡二十有五。馬最上者。神人。最下者。小人。所謂上五之與下五。猶人與牛馬。謂小人遠道悖德。若牛馬而襟裾耳。聖人不及真人。賢人不及聖人。惟其遠道有淺深。故品亦隨之。又曰。昔者中黃子曰。天有五行。地有五方。聲有五音。物有五味。色有五章。人有五位。五位二十五。故天地之間。有二十五等人。上伍有神人。真人。真人道合至人。聖人。次伍有德人。賢人。智人。善人。辯人。中人。伍有公人。忠人。商人。平人。直人。下伍有衆人。奴人。愚人。視肉人。小人。上伍之與下伍。猶人之與牛馬也。又曰。智於萬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傑。十人者。謂之豪。抱朴子行品篇。盡悉嘗於存亡。保髮膚。以揚名者。孝人也。端身命。以殉國。經險難。而一節者。忠人也。量理亂。以卷舒。審去就。以保身者。智人也。順通塞。而一憤。任性命。而

不滯者達人也。不枉尺以直尋。不降辱以苟命者雅人也。據體度以動靜。每清詳而無悔者重人也。體冰霜之粹素。不深潔於勢利者清人也。始終於寒暑雖危凶而不猜者義人也。守一言於久要歷歲累而不渝者信人也。奮果毅之壯烈。聘干戈以靜難者武人也。視噴素之淵與。談前言以窮理者儒人也。銳乃心於精義。容寸音以進德者益人也。不改操於得失。不傾志於可欲者真人也。卹急難而忘勞以憂人馬己任者。爲人也。潔白分以守終。不遜厚而苟免者。節人也。飛清機之英麗。言約暢而判滯者。辯人也。每居卑而推功。雖處泰而滋恭者。謙人也。崇博睦於九族。必居正以赴理者。順人也。臨疑結而能斷。操絕墨以無私者。幹人也。拔朱紫於中。構。創猶豫以允當者。理人也。步七曜之盈縮。推興亡之道度者。術人也。赴白刃而志生。格兇虎於林首者。勇人也。整威容以肅衆。伏法度而無二者。嚴人也。創機巧以濟用。總音數而並精者。藝人也。凌強禦而無憚。雖險逼而不沮者。點人也。執匪懈於夙夜。忘勞瘁於深峻者。勤人也。蒙謗譏而晏如。不憎懼於可畏者。勁人也。聞榮譽而不懼。遭憂難而不變者。審人也。知事可而必行。不猶豫於群疑者。果人也。循絕墨以進止。不乾沒於僥倖者。謹人也。奉禮度以戰兢。及親疎而無尤者。良人也。履道素而無欲。時雖移而不

變者非人也。不致養於所生損道而危身者悖人也。懷邪偽以偷榮懷利已而忘生者逆人也。好爭奪而無厭專醜正而害直者惡人也。出絕墨以傷刻心奸狡而安忍者害人也。飾邪說以浸潤搆謗累於忠貞者譏人也。雖言巧而行違實履濁而假清者佞人也。不原本於枉直苟尚勝而肆怒者暴人也。措細善以取信陰挾毒而無親者姦人也。承風旨以苟空撥主意而扶非者餽人也。言不計於反覆奸經諾而無實者虛人也。觀利地而亡義棄廉耻以苟得者貪人也。覲艷逸而心蕩歸誇綺而心邪者淫人也。見成事而疑惑動失計而多悔者闇人也。背訓典而自任耻請問於勝己者損人也。知善事而不達雖多為而無成者劣人也。委德行而不修奉權勢以取媚者弊人也。履蹊徑以僥達推貨賄以事津者邪人也。既傲狠以無禮好凌辱乎勝己者悍人也。被抑枉而自誣事無苦而振懣者怯人也。治細辯於擱衆非其人而盡言者淺人也。闇事宜之可否雖企慕而不及者頑人也。知事非而不改聞良規而曾劇者惑人也。無濟恤之仁心輕告絕於親舊者薄人也。既疾其所不達喜他人之有災者妬人也。專財穀而輕義觀困匱而不振者吝人也。冒至危以僥倖值禍敗而不悔者愚人也。騁鷹犬於原獸好博戲而無已者迷人也。忘等威之異數快飾玩之誇麗

者奢人也。耽聲色與飲宴。廢慶弔於人理者。荒人也。既無心於修尚。又怠惰於家業者。嬾人也。無抑斷之威儀。每脫易而不思者。輕人也。觀道義而如醉。聞貨殖而波擾者。穢人也。技淺短而多謬。聞趨舍之臧否者。笨人也。憎賢而不貴。聞高言而如聾者。罵人也。親朱紫而不分。雖提耳而不悟者。蔽人也。違道義以趨起。冒禮刑而罔顧者。亂人也。每動作而受嗤言。發口而違理者。拙人也。事首豪如僕虜。值衰微而背惠者。惡人也。損貧賤之技。舊輕人士而踞傲者。驕人也。棄氣色而廣欲。非官學而遠遊者。蕩人也。無忠信之純固。背恩養而趨利者。叛人也。當交顏而面從。至折離而背踐者。偽人也。習強梁而專己。拒忠告而不納者。判人也。小學陳忠肅公曰。切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切學所當先也。論語集注許昌靳裁之有言曰。士之品。大槩有三。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富貴而已者。則亦無所不至矣。至於富貴。即孔子所謂鄙夫也。宋蔡觀淮海集。袁晉公度寶唐第一等人。清波別志。仁宗一朝人材之盛。如文正公。文忠公。師魯。皆第一派人。名書國史。炳若日星。初不假於稱贊。求子語畧聖人。渾然仁智之全體。顏子直是仁。孟子直是智。顏子

有智亦是仁中之智孟子有仁亦是智中之仁仁智雖一然世間人品所得自有不同顏子曾子得仁之深者也子憂子貢得智之深者也如程門之尹氏則仁勝上蔡則智勝朱子語錄錄本朝孫明復石守道輩忽然出未發明一箇平政底道理自好前代亦無此等人如韓退之已自五分未只是說文字了若非後來關洛諸公出來孫石便是第一等人孫較弱石健甚硬做伯豐問程子曰老子之言竊弄闖闖者何也曰如將欲取之必姑與之之類是他亦窺得此道理將來竊弄如所謂代大匠斲則傷手者謂如人之惡者不必自去治他自有別人與他理會只是占便宜不肯自犯手做替曰此政推惡利己曰固是如子房為韓報秦攬擬高祖入關及項羽殺韓王成又使高祖平項羽兩次報仇皆不自做後來定太子事它亦自處閑地又只教四老人出來定之伯豐問四皓是如何人品曰是時人材都沒理會學術權謀混為一區如安期生蒯通蓋公之徒皆合做一處四皓想只是箇權謀之士觀其對高祖言語重如願為太子死亦脅之之意陸象山語錄人品之說直截是有只如皋陶九德便是數等就中即一德論之如剛而塞者便自有兩般又曰遇不及有兩種人胸中無他只一味懈怠沉埋底人一向昏俗去若起得他却好只是難起此屬不及